

年画，远逝的年味记忆

□王宝滨

新晚报

08

2024年
2月9日
星期五

人
事
记

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



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设计 程世欣

前段期间，读了著名作家迟子建老师的散文《关于年货的记忆》，久违的年味扑面而来。三四十十年前，她和邻居女孩结伴，冒着大兴安岭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走十几里路进城买年画的故事，勾起我对小时候过年买年画、贴年画的记忆。

我家买年画，一般都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前后，买早了也舍不得贴。那时，在铁路部门上班的父亲整天忙于工作，母亲在家忙过年的事情，几乎没空上街买东西。因此，从我上小学五年级起，家里买年画的事就由我承担了。每次出门前，母亲总会絮絮叨叨地嘱咐我，要买有锦鲤和胖娃娃的，寓意家丁兴旺，生活年年有余；要买有花鸟鱼虫的，显得屋里有书香气；还要买学生热爱祖国、用功学习的，希望我们努力学习，长大成才；还有，不能买和上一年重样的。母亲平时生活节俭，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每年买年画却很大方。母亲说：“年画贴在墙上过年喜庆，看在

眼里心里舒坦一年，值！”我便和邻居小伙伴结伴，不顾天冷路滑，兴高采烈地奔向南岗新华书店。

南岗新华书店是哈尔滨市的大型书店之一，年前一楼大厅人头攒动，年画柜台被围得水泄不通。一道道麻绳拉在大厅上空，百余张鲜艳的年画挂在绳上，每张年画都贴着编号，供顾客挑选。大厅变成一个欢乐的海洋，人们笑逐颜开，挑选各自心仪的年画。我和小伙伴因人小个子矮，站在人群中被挤来挤去，伸长脖子踮起脚才能把画面看清楚。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要买的年画选定才去交钱。

麻绳上的年画五彩缤纷，题材丰富多样，令人眼花缭乱。时隔几十年，有些年画至今难以忘怀。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故事的，如《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有神话故事的，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有历史故事的，如《司马光的故事》《李时珍深山采药图》；有革命故事的，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还有展现新风尚故事的，比如《颗粒归仓》等。走进卖年画的大厅，好比走进知识的海洋，一张张年画犹如一部部美术、文学和历史课本，我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知识且受益终身。我和小伙伴们置身大厅，品味年画上的故事，久久不愿离去。

记得有一年，我发现了两张铁路题材的年画，一张名叫《三少年英勇机智救火车》，另一张名叫《英雄三少年》。我作为铁路子弟，看到此画后倍感亲切，毫不犹豫地



买回家。时隔几十年，那两张年画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手捧鲜花的三位少年苹果似的脸蛋和他们挥舞红领巾奔向火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五，我家扫完房子之后，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贴年画。我精心买回的年画，父母都十分满意。特别是我买回《三少年英勇机智救火车》《英雄三少年》那年，父亲下班看见了，细细端详着，夸我买得好。父亲告诉我们，这两张年画取材于同一个真实故事，说的是黑龙江省海林县西沙小学三名少先队员勇救森林旅客列车的故事，是著名年画家李慕白、著名国画家陈缘督，分别以此为素材创作的。父亲让我们向画上的三

名英雄少年学习。窗外北风呼啸，我家屋里其乐融融。我登高把散发着油墨芬芳的年画贴在墙上，屋里立刻亮堂起来。

岁月更迭，年画已渐行渐远。随着人们住房条件的改善，年画逐渐被挂历取代，电影明星、俊男靓女成为主角。后来挂历也渐渐隐退了。迟子建老师在散文《关于年货的记忆》中感叹：“贴在墙上的年画，它已成为昨日的风景，难再寻觅其灿烂容颜了。”我怀念小时候买年画、贴年画时的喜悦，怀念买年画出门时母亲的叮咛，怀念贴年画时弟妹妹的欢愉，更怀念家人围桌吃年夜饭时的幸福时光。

哈站前筒子楼里的年气儿

□赵代丽

小时候，我家住在哈站前的一个筒子楼里，当年住在这栋旧式小二楼里的，还有省财政厅、省文化局和省电影机厂的职工和家属。

过年的时候，筒子楼里很是热闹。

腊月二十三小年儿，各家忙完自家的大扫除后，自发地开始了集体环境的大清扫，集体厨房、公共厕所、公共走廊、楼梯、楼道墙壁等。

忙完后，又有人从自家拿出100度的灯泡（只有过年时才这么做），为所有的公共空间换上，好让邻居们过一个亮堂堂的年。

最盼过年的是孩子们，大人们会为孩子们扯些布料做新衣服，然后拿上购货本，去粮店或供销社，排队买限量供应的花生、瓜子、水果什么的。冻梨是家家必不可少的，买回的冻秋子梨、冻花盖



梨、冻花红果、冻大柿子，用兜装好，放到室外的棚子里，然后到集体厨房里，把花生、瓜子炒熟装起来，等着过年。

在供销部门工作的爸爸出差回来，给邻居们捎回了半面袋子花生米，在家里用秤称好，分别送给左邻右舍。花生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可是好东西，平时只有

家中来人时，才会炸上一小把，给客人当下酒菜。所以，过年时吃的油炸花生米，算是一盘好菜。

大年三十儿，吃团圆饭时，全家人围坐在饭桌旁，等着妈妈把菜一个个地做好端上来。我最爱吃的是酥黄菜了，吃在嘴里，又甜又脆又香。

吃过晚饭，我们几个孩子在公共厨房的地中央摆上小桌，从兜里掏出各自带来的花生、瓜子、糖果，边吃边轮流讲故事。

小弟把成挂的小鞭儿拆开，装在新衣服兜里，然后出去放鞭炮。不知是谁，将点着火的小鞭偷偷塞进小弟的兜里，“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新衣服被烧了好几个大窟窿，脸上被小鞭崩得黑乎乎的，小弟哭着跑回了家。

大年初一早上，孩子们还在梦乡时，拜年的人们就登门了，一拨接一拨的。

初一晚上，筒子楼大

走廊的尽头，挂起了银幕，电影机厂的叔叔们要给居民们放映电影啦。孩子们欢腾起来，满脸黑麻点的小弟和另一个孩子自愿当起了把大门的，只许本楼的人看，不许外人进来。

大门落锁后，电影终于开演了，放映的是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台下，几十双小眼睛专注地盯着银幕。角落里，七八个陌生的孩子也瞪大眼睛，看得津津有味。

原来，这几个外院的孩子用糖果贿赂了小弟他们，才得以进来看这场电影的。

斗转星移，筒子楼的记忆已渐渐远去，但那些回味无穷的味儿儿却叫人无法忘记。在人们精神、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的今天，那些记忆中的年味和美食，更显弥足珍贵。

与您约稿

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以随笔、散文、杂感等不同文体，对文化多元、风貌独特、底蕴深厚的哈尔滨，作出形象、深刻、诚挚的解读。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打捞、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

稿件字数1000-3000字，可配发若干老照片，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发至邮箱22354430@qq.com即可。